

戊寅年冬季禅七开示

净慧

【禅与禅宗】（1999年1月5日）

《六祖坛经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奇迹，是中国佛教徒的光荣和骄傲，它是禅宗对佛教修行法门的一大贡献。

六祖大师是一个不识字的人，从《六祖坛经》里的记载来看，他不是一次地说：“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。”他虽然不认得字，但是他说的法却没有一字不符合佛法的原意。所以说中国禅宗的正式开始，或者说禅宗的正式创立，应该是从六祖惠能大师开始的，也可以说是从《六祖坛经》开始的。

禅宗比较注重自己的历史，它成立以后，就开始追溯自己的历史，并把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。它需要经典作为依据，虽然禅宗曾以《楞伽经》印心，后来又以《金刚经》印心，但毕竟禅宗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与经典上讲的并不是一模一样的，而是有自己的特色和殊胜处。禅宗特别重视传承，故有西天28祖东土56之说。

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六祖悟道以后，五祖把他叫到房间里传授心法。当时六祖还是个行者，还没有出家，更没有受戒。作为一个行者来得法，怎么样把袈裟交付给他，怎么样把禅宗法统交付给他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五祖传法给六祖的时候，是在五祖的丈室里面。夜半三更，惠能大师到了五祖的房间里，五祖以袈裟围一块地方，六祖跪在地下，五祖给他传授心法，同时也传授了禅宗的法统——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弘忍大师这样三十几代人的传承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里列有西天四七、东土二三这样的传承关系。

禅宗的产生完全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、在中国佛教各宗派相继产生的大环境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新兴宗派。应该说，禅宗的产生在当时佛教界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，律宗的律师都纷纷起来批判禅宗。最后到了百丈禅师，他干脆另立道场——你批评我，我就不跟你一起住，我另外修庙，另外住，所以叫“马祖唱丛林，百丈立清规”。从传统佛教里面分立出来，禅宗的产生实际上有这个意思。这是经过了一个相当艰苦的历史过程，我们各位在学习佛教史的时候，可以慢慢地领会这其中的道理。

禅宗是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。作为学教的人来说，他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么简单，我们学了这么多经教，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时的人不接受禅宗。只有那些真正的大丈夫，真正具有你是佛、我也是佛、敢于直下承当的人，只有这种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够接受六祖所说的那些话。所以你看那些禅师，他们往往会有种种比较激烈的言论，所谓呵佛骂祖，就是在传统佛教对他们挤压的情况下，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。他们要“一超直入如来地，不向如来行处行”。

中国佛教两千年，所发生最大的事件，应该是禅宗的产生。

【禅门宗派】（1999年1月6日）

昨天我们讲了禅和禅宗。中国真正有禅宗是从六祖惠能大师开始的。六祖大师生于初唐，弘法在中唐时期。六祖大师的门下，从第一代一直到第九代，他们基本活动在晚唐时期和五代时期，整个加在一起有150年左右的历史。这期间禅宗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。大家知道，这个时期中国佛教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灭法运动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武宗会昌法难。五家宗派的开创人汾山祖师和临济祖师都经历过会昌法难，不属于五家的赵州和尚也遇到了会昌法难。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宗灭法运动中最严厉、毁灭性最大的一次，也是对中国佛教打击最全面、最惨重的一次。像北魏的灭法，不过是在北方一隅之地，而唐武宗灭法则是全国性的，而且那个时期的中国佛教正是一个宗派林立、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。那时中国僧尼是30万人左右，被迫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，毁掉的寺院有四万多所，各宗的经典、寺院几乎全部被破坏了，他们真正做到了像毁佛健将韩愈所说的“人其人”（要和尚还俗）、“庐其居”（把和尚庙变成在家人的房屋）、要“火其书”（把经书全部烧掉）。这是对佛教采取的“三光”政策。“三光”政策并不是以后的事，古已有之。佛教在这次法难中，各宗几乎全部被摧垮了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禅宗以它特殊的修行方式、生活方式和传教方式，在水边林下保存了中国佛教的慧命。

汾山祖师有一个记载，当时要灭法的时候，朝廷有命令下来，要出家人还俗。（那时的和尚要变成在家人比较容易，因为外面穿的衣服跟在家人的衣服是一样的，头上裹一块布或戴一顶帽子，留没留头发就看不出来了。那个时候的和尚也没有烫戒疤这一说。）汾山祖师就离开寺院，躲到老百姓家里，头上裹一块布，人家也就认不出来了。因为汾山祖师躲在山区里面，政府也不大容易去搜查。就这样，他混在农民里面，参加劳动，保持自己清净的生活，也逃过了会昌法难。当时像这样的和尚，应该是很多的。

禅宗和律宗的出家人当时是住在一个寺院里的，所有的寺院对于守比丘戒都是共同的，所有的生活方式，大部分也是根据律宗的规定来生活的。禅宗在当时作为佛教里面一个新兴的宗派，有很多特殊的修行方法和生活方式，要完全适应律宗的生活有诸多不便，它的很多主张、传教方式、教导学人的方法也无法落实。当时百丈禅师就是在律寺里面别立禅规，也有的人在山里面找一块地方，重起炉灶。应该说那是比较艰苦的。

经过五年的会昌法难之后，很多和尚都还俗了。到了唐玄宗，开始恢复佛教。寺院是恢复了，但已经没有和尚了。这时禅宗和尚就从水边、林下走出来。他们有庙可住了，也就把很多的寺院改成了禅室。禅宗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发展空间。这就是说，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，禅宗取得蓬勃发展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当然，禅宗的发展从根本来说是跟它的教法有关。

禅宗自六祖以下，逐步分为五家宗派。六祖下面有两个大弟子，一个叫南岳怀让，一个叫青原行思。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又传百丈怀海。百丈怀海有很多的弟子，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弟子。一个是黄檗希运，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，临济祖师在北方创立了临济宗。另一个弟子叫汾山灵佑，汾山灵佑传仰山慧寂。这两位，一位在湖南，一位在江西，他们师徒二人创立了一个宗派，叫汾仰宗。南岳这个系统下，成立了临济宗和汾仰宗。

在青原这个系统中，青原行思传石头希迁，石头希迁下面有两位大弟子，一个是药山惟俨，一个叫天皇道悟。药山惟俨下面出了云岩昙晟，云岩昙晟传洞山良价、曹山本寂，这样就形成了曹洞宗。天皇道悟下面出了龙潭崇信，然后是德山宣鉴，再后是雪峰义存。雪峰义存底下有两个大弟子，一个是云门文偃，成立云门宗。另外一个弟子叫玄沙师备，玄沙师备传罗汉桂琛，罗汉桂琛传法眼文益，成立了法眼宗。法眼宗成立最晚，它是六祖底下第九代。

以上说的是五家宗派。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曾预言有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呢？他有一首偈子：“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”所谓“一花”，可以说从达摩一直到六祖是一脉相承的禅宗法脉，然后下面开出五个宗派。这五个宗派，它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？就像圭峰禅师总结的那样：“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，元无烦恼，无漏智性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毕竟无疑。”这是它们共同的宗旨，都是修顿悟成佛、明心见性的法门。这些法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没有什么区别，如果有区别，那就不是禅宗了。

为什么要分为五家宗派呢？只在于这五家宗派的祖师们接引学人的门庭施設各有不同，表现禅宗旨的方式、方法各有不同，每一位禅师在领悟这个宗旨的时候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，接近了禅，发现了禅，受用了禅，所以才有不同宗派的成立。

五家宗派的宗风各有什么不同呢？五家宗派的最后一宗法眼宗，它的开山祖师法眼文益禅师写过一篇文章叫《宗门十归论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对曹洞、临济、云门、汾仰各宗的宗风都有一个极为简明的概括。他说曹洞宗的宗风是敲唱为用，临济宗的宗风是互换为机，云门宗的宗风是函盖截流，汾仰宗的宗风是方圆默契。他自己的宗风是什么呢？他没有说。后人用四个字概括了法眼的宗风，叫一切现成。

法眼禅师既是一个禅者，同时对佛教的教义又非常精通，尤其是精通《华严经》的教义。他以《华严经》事理圆融的道理和思路，来分析曹洞、临济、云门、汾仰这四宗的宗风。我们要表现一个事物，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要把前来参学的人思想上的迷惑排除，你必须有一个方法来解粘去缚。禅宗各个宗派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事理圆融的道理，他说曹洞宗是敲唱为用，敲和唱如果真正到了那种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什么是敲，什么是唱，你分不出来了，那就圆融无碍了。所以曹洞宗提出了偏和正这样一个表达事理的哲学概念。偏就是事，正就是理。以偏和正的概念，然后就形成了君臣五位，有偏中正、正中偏等区分，无非是要说明在表达禅宗的宗旨上，事和理应该如何全面把握。

临济宗是互换为机。临济宗提出四宾主。宾就是事，主就是理。宾就是学人，主就是老师。往往在接引的过程当中，位置可能会互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来的学生比老师还高明，所以就有了宾中主，主中宾，宾中宾，主中主，这就是所谓的四宾主。宾中宾，说明学生和老师都不怎么样，都在事上打圈子，没有透过事来显示理。主中主，说明接引的人和被接引的人都具有比较高的层次。这就是临济宗接引人的特点。

云门宗是函盖截流，云门宗有三句话，叫云门三句。第一句是函盖乾坤，第二句是截断众流，第三句是随波逐浪。函盖乾坤是理，截断众流是事，随波逐浪是事理的具体运用。因为函盖乾坤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，整体来说它就是理。截断众流，就好像流水一样，你把它一节一节截断了，就有一个截断面，截断面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所以说它是事。随波逐浪，是根据学人的程度，给他以理上的指示。

云门三句在禅学史上非常有名，在接引学人上，它是一种很高明的方式，禅师们往往引而不发地运用这种方式。有时候函盖乾坤，有时候截断众流，有时候就随波逐浪。

沩仰宗是方圆默契。方的就是事，圆的就是理。沩仰宗的仰山祖师，他没有亲近沩山祖师的时候，在耽源禅师那里参过禅。耽源禅师传给他 96 个圆相，圆相就是划一个圆圈，然后在这个圆圈里面写各种不同的字，以表示理中有事、事中有理、事理圆融的道理。后来当仰山祖师真正把这 96 个圆相都懂得了，就把这个东西烧掉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传下来。圆就是理，方就是事，方圆默契就是要使老师和学人在接引过程中，真正在事理上对于宗旨达到一种默契。

法眼宗，后人给它总结为一切现成。一切现成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事和理是不需要人们特意去安排，事理圆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，它本来就如此，它就是一个法尔如此的东西。法就住在法位上，它就是本来现成的。

法眼禅师的大弟子德韶国师，他有四句话正好说明一切现成的道理。这四句话是：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；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”我们柏林寺做了一个铜牌，铜牌上面是赵朴老写的德韶国师的这四句话。“通玄峰顶”是什么呢？就是禅的最高境界。禅的最高境界“不是人间”，那不是一般世俗人所能领悟的。“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”真正要知道一切法不出自心，一切法本自具足，那就处处是禅，处处都是道。当德韶国师把这个话呈给法眼禅师的时候，法眼禅师说：“你将来可以光大吾宗，光大门风。你对禅的悟解和对事理圆融的悟解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”

以上介绍了五家宗派在门庭施設、宗风上的不同。到了元朝，中峰明本禅师又进一步点出五家宗派的说教宗眼。宗眼是什么？好比说作诗有诗眼，就是最关键、最突出的地方。每一宗都有与其它宗不共的东西。中峰禅师指出，曹洞宗是细密，临济宗是痛快，云门宗高古，沩仰宗谨严，法眼宗简明。他用两个字来概括每一宗的宗风或宗眼，这些字眼，不是随便说的两个字，这是他对每一宗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和了解，真正把各宗接引学人的那种微细的方法体会出来了，才能够进行概括。

上面五家宗派的宗风或者说宗眼，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或提示。五家宗派有时叫五家七宗。因为在临济宗的下面，后来又派生出两派，一个叫黄龙派，一个叫杨岐派。五宗七派流传到现在的，只有临济宗的杨岐派和曹洞宗还存在。临济宗的杨岐派后来就取代了临济正宗的地位。其它的那些派别，都在南宋时期或者元代、明代相继地衰落下去，无人继承。所以到现在来说，叫“临济临天下，曹洞巢半边。”临济占了整个佛教界的全部，曹洞就只有半壁山河。这当然是后人从一些现象上来说这个问题，实际上临济也好，曹洞也好，它们的禅法和精神一直都还活在人们心灵深处。现在所说的禅宗，实际上是指临济和曹洞，它们代表了现在的禅宗。

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，虚云老和尚把久已断绝了传承的沩仰宗、法眼宗、云门宗继承下来了，又把它沿续下去，现在这三宗门徒也不少，而且许多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大德高僧。像沩仰宗，虚云老和尚传了美国的宣化上人，宣化本来叫杜能，宣化这个名字是虚云老和尚赐给他的。圣一法师和传印法师也都是沩仰宗的。他们各有传人，各有门徒，有的甚至传了好几代人，起码三代以上。

云门宗也有不少传人，像佛源大和尚，还有已经圆寂的云居山方丈朗月法师，我本人也承受其中，现在叫明字辈的都是属于云门宗的。法眼宗主要以福建长汀为中心，有不少徒众。虽说在传承上有子孙，但法是否被继承下来了是个问题。因为老和尚也是遥承，这个法并不是直接从这三宗某一祖师那里继承下来的，而只是遥承。像净土宗，它也不是直接的传承，有时一代隔二、三百年的都有，这是遥承。

我们希望沩仰、云门、法眼在今后的传承过程中能出现高人，不仅是门徒、子孙的继承，也要把法继承下来，这才是把禅宗一花五叶又重新恢复了。

刚才就禅宗的五家宗派讲了一点历史事实和现状。这些宗派到现在究竟怎么办呢？中国佛教的现状很惨。为什么呢？真正法的传承已经是凤毛麟角，非常稀有了。只是出家的时候，你是在临济宗、曹洞宗、沩仰宗、云门宗或法眼宗的门庭，就按照这个宗的辈分给你起个法名，所以各宗的子孙虽然很多，但真正能够体悟到临济、曹洞法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从中国佛教目前状况来说，只有宗的名字，而没有真正的宗风！可以说每个宗都是如此，虽有八大宗派，这八大宗派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。现在只有净土宗一统天下，到处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就把中国佛教过分地简单化、单一化了，或者说单调化了。这样好处也有，大家只要有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，所以它很简单。但是不好在哪里呢？所谓法者，药也。法就是药。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，八万四千种病，故佛教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。法药是为了治众生的病，众生的病并不是一样的，不都是在打摆子，也不都是在发烧，有的人在发冷，要用增加温度的药；有人在上火，就要用去火的药。如果只有一味药，能不能治好八万四千种病呢？佛没这么说。佛说，众生的根性不同，病不同，所以要观机逗教，对症下药。

我的想法是，中国佛教八个宗派的理论和实践如果都有人进行研究和修证，八个宗派的精神特色真正都弘扬起来了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。

现在我们在打禅七，一方面要了解为什么打禅七，还要了解禅七是从哪里来的。因为有禅宗，禅宗有五家宗派，各家门庭不同，所以才有禅七这一说。为了明白我们当下所做的事情，所以有必要把历史渊源介绍一下。

〔赵州禅师和赵州禅〕（1999年1月7日）

昨天讲了禅宗的五家宗派，并且把它们宗风作了大概的介绍。今天给各位讲讲我们本寺的赵州和尚和赵州禅。赵州禅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就像古人所说，讲到赵州禅，就没有你的开口处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在无说当中，也还是要说一点，这样才能使我们能有一点点认识。

赵州和尚生于中唐，圆寂于晚唐。他本名从谏，俗家姓郝，是山东人。他生于公元778年，卒年是897年，住世一百二十岁。赵州和尚就像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学一样，童贞入道，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。他在做沙弥的时候就参访行脚，从山东行脚到安徽的南泉院，就是现在的池州市，那里有马祖的大弟子，叫普愿禅师。普愿禅师是马祖八十几个大弟子中最著名的弟子之一，马祖的师父是南岳，南岳的师父就是六祖，所以说赵州和尚是六祖以后的第四代。

赵州和尚到了南泉瑞像院，就去参拜那里的方丈和尚。当时并不叫方丈和尚，而是叫老师。那里的老师就是普愿禅师。赵州和尚是一位再来人，有很高深的智慧，从小的时候就对佛法有很真切的理解。他去参拜普愿禅师的时候，就来了一个机锋。当时，普愿禅师正躺着休息，看到来了一个小沙弥，也没在意，继续躺着休息。赵州看到普愿禅师没有起来，就说：“我到了瑞像院，不见瑞像，只见有一个卧着的如来。”普愿听到小和尚开口不凡，马上坐起来，问道：“你这个小和尚是有主沙弥，还是无主沙弥？”赵州和尚说：“我是有主沙弥。”普愿继续问：“哪个是你的主？”赵州和尚答道：“仲春犹寒，伏惟和尚珍重！”表面上是说，现在虽然是春天了，但还很冷，希望你和尚好好珍视身体。实际的意思是，已经叫你和尚了，那你就是我的师父，你就是我的主了。普愿和尚听赵州这么一说，很是惊讶！觉得这个小沙弥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、有前途。于是，就特别器重他。

过了些时候，赵州和尚去问法。当时禅宗的和尚并没有殿堂的佛事，自己在那里参学，每天有一次上堂的活动，那是真刀真枪。什么叫真刀真枪？就是要说出自己的见地来，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问要问到点子上，答也要答到点子上，而不是一些老问题，即使是老问题，也要有新的答案。当时普愿正在上堂，赵州和尚就向普愿提一个问题：“什么是道？”普愿说：“平常心是道。”赵州又进一步问：“既然说平常心是道，还可趣向否？”就是说能否接近它，能否靠拢它？普愿说：“拟向即乖。”就是说你想向它走去就不对了。道就在目前，你向哪里去呢？你越想接近它，你可能离道就越远，因为道就在平常的日用中嘛！赵州在普愿这样的答话之下，当下就开悟了，就好像一下子把窗户纸捅破了，窗外的青山绿水看得清清楚楚。从这点看，赵州和尚真是一位善根睿智、来历不凡的人物。

赵州和尚就是因为“平常心是道”这句话而开悟的，所以这就成为他平生修行的一个主要思想。他说：“八十岁老翁如果不会的话，我可以教他；七岁的孩子如果他比我强，我可以向他请教。”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，他在外行脚参访五十多年，当时所有的大禅师，他几乎都访问过。赵州和尚的语录有五百多条，就是记载他行脚参访、接引学人的言论。

“平常心是道”，可以说是赵州和尚或者说是赵州禅的核心内容。这一思想也是有源远流长的传承关系的，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达摩祖师那里，在《六祖坛经》里边也体现得非常清楚，特别是到了马祖，他把“平常心是道”发挥到了极至的地步。在马祖的语录里边，有很多就是讲“平常心是道”这一思想的，其中有一段就说：“道是不可染污的，道无处不在，道不远人。”还说平常心是：“无取舍，无是非，无趋向，无善恶，无圣凡。”平常心是绝对远离二边分别对立的，说圣是平常心不对，说凡是平常心也不对，它是离开了圣，也离开了凡，没有圣凡的执着，那种心态才是平常心。并且他说：“平常心就是菩萨心。”什么是菩萨心？非凡夫心，非圣贤心，是菩萨心。我们学教的人都说菩萨是圣人，而禅宗的思想是身为凡是贤人。也就是说，圣也好，凡也好，都不是菩萨。扫除了一切的分别执著、对错妄想、短长取舍，多种的对立都扫除了，那才是平常心。所以平常心的层次是很高很高的，如果你真正把握了平常心，你这个人就成就了。真正把握了平常心，天堂、地狱都一样。但是平常心容易把握吗？这是最高的境界，这是最高的佛法，这是最彻底的佛法，真正把我们分别、对待、执着中引向一个最超越、最完美的境界。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。

赵朴老为我们柏林寺写道：“本分事接人，洗钵吃茶，指看庭前柏树子；平常心是道，搬砖盖瓦，瞻依殿里法王尊。”他把赵州和尚的公案都融汇到这付对联里来说明这个平常心，来揭示赵州和尚的禅风。

赵州和尚接人处处不离本分，本分是什么？本分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如何体用平常心，如何把握平常心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分。搬砖盖瓦，洗钵吃茶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分事。要知道，本分事不离我们日常的一切动作行为，离开了我们日常当下的一切，也就无所谓本分事。我们能把握了平常心，体验了，生死不了而自了。所以说赵州和尚被推崇为古佛，他的语录流到后世，受到禅门极高的评价和推崇，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

清朝有一位雍正皇帝，他自称是开了悟的人，他对历代禅师一个个排队，进行评论，并对他们的语录进行甄别，看看谁真正是大彻大悟了。他亲自主持编了一本语录，叫《御选语录》。经他认可的禅师的语录方可录入，并且给每一位禅师的语录都写一篇序言。这也是古今皇帝第一人，没有第二个这样的皇帝。他觉得赵州和尚的语录够份量，就编到了《御选语录》里。他给赵州和尚语录写的序言叫做“激励前人，月映千江”。他评价赵州和尚的禅风是映现千江，登峰造极。赵州禅是能够活活泼泼地运用，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，哪个地方有水，就会在哪个地方映现出来。这是极高明的评语，它把赵州禅风活灵活现地点化出来了。当时雍正的《御选语录》总共也就选了十几家的语录，所以他的眼界是极高的，他的条件是极苛刻的。那么他对赵州和尚有这样的评语，可想而知他对赵州和尚造诣的肯定。就像龙门的一棵梧桐树那样笔直，没有那些枝枝叶叶，赵州禅就是直接了当，真正叫做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。所以最后雍正皇帝又给赵州和尚一个封号，叫做“圆证直指赵州古佛真际禅师”。称他已经圆满地证悟到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这样的境界。

在运用上，赵州禅风是以活泼见称，不是死套路，处处能够活用，处处能够显示出他的平常心是道、以本分事接人的这种手眼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庭前柏树子、狗子无佛性、赵州桥、赵州四门、赵州与婆子之类的几百条公案。可以说，在所有的禅师里边，赵州禅师留下的公案最多。在这里，特别要为大家初步介绍一下赵州和尚所说的“无”字公案。

有行人问赵州和尚：“狗子有佛性也无？”赵州和尚说：“无。”那个行人说：“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为什么狗子就没有佛性？”赵州和尚说“因为它业识在。”这个公案据我猜想，赵州和尚也没有想到在日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几百年来会受到这么多禅师的重视。他说了这个公案以后，在当时的反映并不是很强烈。

到了宋朝，有一位名叫法演的禅师特别把这个公案提出来，作为一个参禅的手段。而且说，就这个“无”字，是我们摧毁一切我知、我见的最锐利的武器。稍后，又有大慧宗杲禅师专门来提倡“无”字公案。他说，这个“无”字不得作“有无”会，不得去文字里边找引证，不得向思想意识处付度，……一共讲了八个“不得”。总而言之，这个“无”字，就是要把所有的对立面全部抛开，一切的一切都不对，一

切的一切都否定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佛的境界。稍后，又有一位慧开禅师，他专门写了一本解释禅宗公案的书，叫做《无门关》。他以“无门关”作为题目，作为这本书的纲领，可见他对这个公案的重视。这本书收了四十八个公案，每个公案有一首偈子，用来评颂公案的要点。他颂“无门关”这个公案的偈子，我们很多人都会念，那是一首最美妙的诗，叫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；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人间的好时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平常心。一年四季的美景收不尽，只是因为我们心闲不下来，闲事太多，所以我们无法享受这个美景，不能享受人间的好时节。我们总是累呀累！苦啊苦！在这当中度过一年 365 天，连片刻的好时光都没有享受过。为什么呢？心头的闲事太多！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如果我们参禅用功能够这样，有什么难呢？当下即是。所以古人叫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。这并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人人都可以做到，人人都可以实现的目标。关键是看我们心头的闲事能不能放得下。如果我们心头闲事放不下，人间就是苦难的人间，就不是好时节。所以禅宗的道理、禅宗的思想、禅宗的意境，你要是领会了一点点，你就能受用不尽！

今天，日本的和尚，韩国的和尚，还有欧美的和尚都知道“无门关”是什么。日本的那些禅宗寺院，总是在挂着一个牌子，每个星期有讲座，讲中国禅宗的语录，有的地方挂着“临济语录提倡”，有的地方挂着“无门关提倡”，也就是临济语录或“无门关”的讲座。现在，中国的和尚有的不知道临济语录、“无门关”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说墙里开花墙外香，我们现在是禅风扫地。

前年，我到匈牙利，到他们自己办的一所佛教学校去参观，那是洋人办的一所佛教学校，少男少女都在那里学佛教，课桌上放着一本书，封面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“无门关”。课本是他们根据英文翻成匈牙利文的。我当时看到这本书后，真是感慨至极！我们中国谁把“无门关”作为课本？老早封尘在大藏经里，置之高阁无人理会了。

昨天，我说到日本禅宗无论是临济宗、黄檗宗，都推崇《无门关》这本书，都推崇赵州“狗子无佛性”这个“无”字公案。他们写出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，来研究这个“无”。因为只有赵州和尚用这个“无”字来概括了禅，把禅的思想推向了顶峰。目前我们中国佛教还有谁去理会这个呢？这都是日本有名的大禅师、大学者说的话。今年和去年两次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位福岛庆道长老，他有一本开示录，题目叫《禅是无的宗教》。我们身在赵州，天天住在赵州，我们如何把赵州这一支佛法很好地继承下来发扬光大，实在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！

关于赵州禅，今天就只点到这里。今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（待续）

【录自：禅杂志】